

國民旬報論說

國民旬報論說目錄

言論自由文明之址。強聒不舍。頑懦興起。參綜衆長。潘筆樂旨。風雨如晦。寥寥不已。先有
鷄鳴後乃天曙。匪曰空言。聊附斯義。錄社說第一

原國

說國民

說漢種

亡國篇

廿紀大地風塵莽莽。況我極東萬馬所向。指論時事。風雲氣壯。瞻懷大局。庶焉心賞。錄時
論第二

二十世紀之中國

中國滅亡論

續中國滅亡論

支那滅亡論

國民報

正仇滿論

目錄

原國

亞西亞之東有大地焉爲白人所公有。凡其地重大之事執其權者無一而非白人故白人之至其地者縱橫跋扈無所不至蓋已奴隸其土人牛馬其土人也久矣然其土人冥然罔覺自稱其地曰中國其實瀕海之東既不可謂中倫生苟活更無以爲國國民曰是所謂土地也非國也。

土地之上忽有霸王焉用其兵力竊土地以爲霸王有又忽有盜賊焉率其徒衆竊土地以爲盜賊有又忽有權奸焉欺人孤兒寡婦竊土地以爲權奸有又忽有胡虜焉恃其獵悍善戰竊土地以爲胡虜有此秦漢唐宋元明等號所由來也然所謂秦漢唐宋元明者一家之謂也其爭奪相殺循環無已皆一家之私事也國民曰是所謂朝代也非國也。

土地之上忽而有兵刑忽而有錢穀忽而有內政忽而有外交苟無人以經理之則土地不治故所謂君者出焉所謂臣者出焉皆爲民理事者也然歷時既久彼所謂君者忘其所以舉土地爲一己之私產舉人民爲一己之私奴而悍然自稱曰國故彼以爲然者則曰若是

者。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是病國與病民有上下之別矣。彼以爲不然者。則曰。若是者。國計民生。兩無裨益。是國計與民生有區域之分矣。嘻。彼之所謂國者。果吾之所謂國乎。國民曰。是所謂政府也。非國也。

然則所謂國者。將何如。曰。自其外視之。則土地雖割而國不亡。朝代雖易而國不亡。政府雖覆而國不亡。惟失其主權者。則國亡。故亞臘斯加可以賣亞爾塞斯洛倫。可以讓於俄法。無傷也。法有國而無朝。美有國而無朝。於法美無傷也。元之政府。覆於明。元人之政府亡。正漢人之國所由興也。法之政府。覆於普魯意之專制政府。亡。正法人民主之國所由興也。若夫所謂中國者。其主權何在。謂主權在民。則民無權。謂主權在君。則君無權。謂主權在諸侯王大臣。則諸侯王大臣僻處于萬山之中。而不敢出。謂主權在疆臣。則疆臣雍容坐鎮于各省之中。而待國之亡。則中國之主權外人之主權也。大地之上。焉有主權亡而猶得謂之國者。自其內視之。則人民也。君主也。官吏也。皆隸屬於國者也。譬之。一公司人民。其股東也。君主。其會計也。官吏。其司事也。聚股東會計司事各人。而謂之公司。聚人民君主官吏各部。而謂之國。其義一也。故一國之中。有國法爲民者。守之爲君。爲臣者。守之。民犯國法。謂之亂。民君

犯國法謂之暴君。臣犯國法謂之賊。臣其名不同。其罪同也。然則但舉一民。不得爲國。但舉君若臣。亦不得爲國。大地之上焉有一人。數人而自稱爲一國者。

然則所謂國者。果誰有之乎。曰。人人有之。即興夫走卒亦得而有之。人人不能有之。卽帝王君主亦不得而有之。人人有之者。謂人人對國有應盡之義務。旣爲一國之人。卽無所逃於一國之中也。人人不能有之者。謂人人於國有應得之權利。苟以一人而用其專制之權利。是一國之所不容也。故任一國之陸沈而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以爲我終其身者。謂之忘國。抑人民之自由。抑人民之平等。而使之流離困苦。不得其所者。謂之賊國。忘國賊國。厥罪惟均。皆國之蠹也。

然則吾國之亡。果誰致之乎。曰。外人不能亡吾國。而國人亡之。君相不能亡吾國。而匹夫亡之。君相擅剝我土地。以裨外國。是盜賣我田產。以自利也。君相擅吸我脂膏。以償兵費。是割掠我財物。以媚人也。君相擅與他人立約。曰。某省不讓。某人某島不讓。某人是家僕。與外賊通。以破主人之家室也。然吾民若聞知。不敢與之爭。若曰。吾儕小人。焉知大計。是雖烹我剝我。而我亦不敢動。所謂放棄其責任者。也。於外人乎。何尤。於君相乎。何尤。

然則吾民之自外於國。果誰使之然乎。曰。是由不知無國之苦。試問廣州九龍膠州旅大京津之民。廬舍被焚。財產被奪。妻女被掠。墳墓被掘。伏尸徧野。血肉狼籍。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此其故何也。曰。惟無國之故。試問美洲澳洲南洋各島之地。逐我華民。焚我商店。飲我以毒藥。幽我以深坑。吞聲飲泣。莫可告訴。飄泊異鄉。生還無日。此其故何也。曰。惟無國之故。嗚呼。印度人無國而頻年荐饑者。飢欲死。波蘭人無國而遷於西班牙者。寒欲死。埃及人無國貧欲死。猶太人無國富欲死。無國之民豈有他哉。終歸於一死而已。

故吾民苟立國。則已再不立國。則今日之慘。猶不爲甚。他日者。四萬萬之民必將散之於西班牙。散之於阿非利加。散之於澳大利亞。且所至之地。土人得而窘逐之。白人得而踐踏之。而所謂中國者。永無中國人之足跡。而所謂中國人者。地球上永無容身之地。是雖歷千萬年。億兆年。而終無立國之一日也。願問與萬萬同胞。將何以處此。

社說

說國民

今試問一國之中可以無君乎。曰可。民主國之總統不得謂之君。招之來則來。揮之去則去。是無所謂君也。又試問一國之中可以無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納其財以爲國養輸其力以爲國防。一國無民則一國爲邱墟。天下無民則天下爲邱墟。故國者民之國。天下之國卽爲天下之民之國。誠如是則上可以絕獨夫民賊之跡。下可以杜篡逆反叛之說。以一國之民而治一國之事。則事無不治。以一國之民而享一國之權。則權無越限。乃吾國之稱民者。賤之則曰小民。鄙之則曰窮民。嗚呼。久假不歸。妄自尊大。民安得不小剝民之膏以養一人民。安得不窮。吾則謂天下之至尊至貴不可侵犯者。固未有如民者也。

雖然。大地之上同是動物也。而有人類禽獸之分。同是人類也。而有白黃紅黑之分。卽同是一民也。而有國民奴隸之分。何謂國民。曰。天使吾爲民。而吾能盡其爲民者也。何謂奴隸。曰。天使吾爲民。而卒不成其爲民者也。故奴隸無權利。而國民有權利。奴隸無責任。而國民有責任。奴隸甘壓制。而國民喜自由。奴隸尚尊卑。而國民言平等。奴隸好依傍。而國民尚獨立。

此奴隸與國民之別也。

何謂權利。曰天之生人也。既與以身體自由之權利。即與以參預國政之權利。故一國行政之權。吾得而過問之一。國立法之權。吾得而干涉之一。國司法之權。吾得而管理之一。國有利。爲吾切己之利。必合羣力以求之。一國有害。爲吾切己之害。必誓死力以去之。故權利者。暴君不能壓。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奪。朋友不能僭。夫然後乃謂之國民之真權利。若夫以一己之權利。拱手而授之他人。君主以一人而占有權利。我不敢與之爭。貴族以數人而私有權利。我又不敢與之爭。甚且外人盜我權利。詐我權利。我亦不敢與之爭。是所謂放棄其權利者也。無權利者。非國民也。

何謂責任。曰奴隸之所顧者。爲一人一家之事。國民之所顧者。爲同國同種之事。奴隸之遇事。也有畏葸苟且之心。故在家則諉之。父兄在朝。則諉之。君相是率一國之人。而無任事者。也。國民之遇事。也有勇往冒險之心。故一國之事。卽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卽一國之事。是率一國之人。而皆任事者也。然則理亂不知黜陟。不聞視國家之利害。休戚如秦越之相肥瘠。孳孳焉汲汲焉。求保其身家妻子。以偷生苟活於斯世者。皆放棄其責任者也。無責任者。非

國民也

何謂自由。曰粗言之則不受壓制。卽謂之自由焉耳。壓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權之壓制。一曰外權之壓制。脫君權之壓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國是也。脫外權之壓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國是也。故凡受君權之壓制而不能爲法國人之所爲者。非國民也。凡受外國之壓制而不能爲美國人之所爲者。非國民也。且也欲脫君權外權之壓制。則必先脫數千年來牢不可破之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壓制。蓋脫君權外權之壓制者。猶所謂自由之形體。若能跳出於數千年來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外。乃所謂自由之精神也。無自由之精神者。非國民也。

何謂平等。曰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自强凌弱。衆暴寡。而貴賤形焉。主奴判焉。故治人者爲主。則被治者爲奴。貴族爲主。則平民爲奴。自由民爲主。則不自由民爲奴。男子爲主。則女子爲奴。若是者。謂之奴隸。之國國民。則不然。衝決治人者。與被治者之網羅。則人人皆治人者。卽人人皆被治者。衝決貴族與平民之網羅。則人人皆王侯。卽人人皆卓犖。衝決自由民與不自由民之網羅。則律例之中。無奴僕之文字。海外華工。無苦力之稱號。衝決

男子與女子之網羅。則男子有參政權。即女子亦有參政權。夫然後一國之內無一人不得其平舉國之人。無一人不得其所有平等之民。斯爲平等之國。故不平等者。非國民也。何謂獨立。曰奴隸者。其喜懼顛倒。悉聽於他人之憎愛。聞有挫我折我者。則色然而憂。聞有庇我。叅我者。則怡然而喜。故君相而能庇我。叅我也。則奴顏婢膝。唯唯聽命。牛之馬之。不以爲苦。盜之賊之。不以爲辱。苟能遂其高車駟馬。錦衣美食之心。則甘爲一姓之家奴而不辭。且外人而能庇我。叅我。也。則搖尾乞憐於外人之前。以求保其身家。甚或藉外人之力。戕賊同類。以媚外人。而卽以堅外人保我護我之心。然此不過奴隸之故態。固無足責。若夫國民者。則雖率通國之君。相官吏學士賢者。以譽我敬我富我貴我。而我不少動。雖率通國之君。相官吏學士賢者。以毀我賤我殺我戮我。而我不少動。雖率地球爲文明而大倡權利責任。自由平等之說。而我之倡權利責任自由平等者。如故。雖率地球爲野蠻而大倡無權利無責任。不自由不平等之說。而我之倡權利責任自由平等者。猶如故。蓋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并甘心爲地球萬國日求所以亡我國者之公敵。反是者。非國民也。然則今日之中國。有國民乎。無國民乎。此二十世紀之一大問題也。中國而有國民也。則二。

十世紀之中國將氣凌歐美雄長地球固可翹足而待也中國而無國民也則二十世紀之中國將爲牛爲馬爲奴爲隸所謂萬劫不復者也故得之則存舍之則亡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國民之不可少也如是。

嗚呼吾嘗觀中國之民未嘗不喟然而太息也不論上下不論貴賤其不爲奴隸者蓋鮮試觀所謂士所謂農所謂工所謂商所謂官吏有如吾所謂國民者乎天下至貴至重者莫如士而中國則至愚至賤者莫如士彼抱其八股試帖以應科舉者俛首受搜檢則行同竊盜而不以爲恥揣摩主試之意則行同妾婦而不以爲賤謂蓋有益於吾之功名利祿則雖斷吾手刖吾足以易其所謂進士舉人者吾何靳焉至國家之事則掩耳而不欲聞有告以國權之放失異族之陵削政府之壓抑種族之滅亡者則瞠目結舌以爲妖言其稍黠者則曰吾輩學者唯講學問而已國事者君相之事吾輩可無與也嘻是率一國之士而爲奴隸也國民乎何有。

又試觀窮鄉僻壤之間有黧其面塗其足終日勞勞無時或息者是亦所謂天下之窮民者矣然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長虐之以吏胥虐之以土棍務使之鬻其妻典其子而後已然

若輩不敢動也。朝廷派設官吏以某官剝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彼曹不與聞也。而遑論夫所謂參政權而遑論夫所謂選舉權亦不過吞聲飲泣謬之於命而已矣。嘻是率一國之農而爲奴隸也。國民乎何有。

若者外國工人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我國有之乎。曰無。有外國工人有合各國之工人於倫敦立一大會議定各法以保護工業者。我國有之乎。曰無。有外國工人有干涉國政倡自由之說。以設立民主國爲宗旨者。我國有之乎。曰無。有今日各國殖民地所用之苦工。約有三種。一曰印度人。一曰卜里內雪人。一卽爲支那人。此三者與向之黑奴無異。某處有未闢之地。某處有未開之礦。則此三者馳驅奔走於其間。未嘗一日甯焉。不然。則驅逐之。逼迫之。凡文明之人所不忍施之禽獸者。莫不加之於我華工焉。然則地球上之人類。固未有賤於華工者矣。于國民乎何有。

且也。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爲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務末賤之。曰市井不得與士大夫伍。然一旦償兵費。賠教案。甚至供玩好。養國蠹者。皆莫不取資於商人。若者有稅。若者有捐。震之以報。効國家之名。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公其詞。則曰派美其名。則曰勸實。則敲其

膚吸其髓以供吾用而已。且也所吸之髓未必盡出於富者，不過取懦弱無勢者而虐之而已。彼富且貴者之一毛不拔，自若也。已吸之髓未必盡入於朝廷，不過一二奸胥一二酷吏，揚揚得志而已。彼司農之不名一錢，自若也。然則中國之商人不過一供給財用之奴隸而已。國民乎何有。

且夫官吏者至貴之稱，本無所謂奴隸者也。然中國之官愈貴而愈賤，其出也武夫前呵從者塞途，非不赫赫乎？可畏也。然其逢迎於上官之前，則如妓女奔走於上官之門，則如僕隸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則作數日喜；遇上官一怒，則作數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隸，上官之雞犬，亦見而起敬，不敢少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於人者亦莫不施之人。即位至督撫，尙書其卑污垢賤屈膝，逢迎者曾不少減焉。俄而朝廷維新矣，則拾人唾餘以談新政，俄而朝廷守舊矣，則力攻新黨以避新名。其所謂維新者，不過聽外人之所爲，爲外人之奴隸而已。非真維新也。其所謂守舊者，不過聽一人之所爲，爲一人之奴隸而已。非真守舊也。故貴者之爲奴隸，較之賤者之爲奴隸，其品較下，而其心較苦。國民乎何有。

雖然中國之無國民。不自今日始也。說者或曰。秦漢以來。中人之屈服於專制者二千年於茲矣。故每謂三代以前有國民。而嬴秦以後無國民。斯言也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所謂國民者。有參政權之謂也。所謂權也者。在君主之國。須經君主與議員所承認。在民主之國。須經國民全體代表所許可。定爲憲法布之。通國彼暴虐之君主專擅之政府多數之黨派。皆不得而破壞之。專橫之攘竊之也要之。國民之權利。須經憲法法律所定者。然後謂之權。不然則否。我國雖三代之隆。未之或聞也。唯見之經傳者。有謀及庶人。詢及芻蕘等語。人遂謂三代以前有國民。豈知此所謂謀及庶人。詢及芻蕘者。不過賢君之令德。而要非國民之公權。蓋君也。賢則有權。君也不肖。則無權焉。焉有國民之公權。而操縱悉聽之君者。夫乃知中國自開國以來。未嘗有國民也。

且也。今日之中國。報館有禁。出版有禁。立會演說又有禁。倡公理。則目爲邪說。開民智。則譖爲惑人。坐是種種。而中國國民之種子。絕即中國人。求爲國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師以率徒兄。以詔弟夫婦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韜晦。曰柔順。曰服從。曰做官。曰發財。是數者。皆奴隸之根本。國民之仇敵。故卒舉一國之人。而無一不爲奴隸。卽舉一國之人。而無一。

可爲國民嗚呼誠如是則無論二千年前無國民即二千以後亦未必有國民會見英國議院中有印度人之足跡乎會見法國議院中有安南人之足跡乎會見日本議院中有台灣人之足跡乎此無他所謂國民之種子已絕跡於今日故耳

然則奈何曰是非播國民之種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蘭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於虐政者非猶我今日乎其全國無一國民非猶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蓋以法國爲國民之田以十八世紀諸學士爲國民之農夫以自由平等之說爲國民之種子孟德斯鳩苦心焦慮審慎周詳其播之也出以和平福祿特爾作爲詩歌以動全國其播之也出以逸樂路索狂不放羈睥睨一世其播之也出以激烈外若邱穀若賴黻益若米拉薄若鹿季斯配若西謫若惠爾納諾若談頓莫不著書立說一倡百和故今日法國之民得以食國民之果者皆數人之功也且也當時美國之學士皆自稱爲法國理學士之弟子而卒以脫英國之壓制則法國之種子且波及於美洲嗚呼播種之力如是其大而吾國之種無聞焉其故何也

故今日者願吾同胞萬衆一心支體協力以求爲中國之國民并以播國民之種子非然者

天演如是其劇物競如此其酷而世界有國民之國將羣起染指於亞洲大陸極東之地以國民而伐奴隸之兵奴隸安有所不敗以國民而握奴隸之利奴隸安有所不窮此固優勝劣敗之理無可逃於天地者也乃猶有伈伈覩覩無一人求爲國民如我中國者

社說

說漢種

東方一大陸。其面積一百三十餘萬英方里。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粵厥祖先。實惟文明之族。而有四千餘歲歷史者也。迨及中葉。北方胡族逐漸侵入。以水草獵狩之性。肆鯨鯢踐踏之威。自晉以降。莫代無之。黃河以北。爲異族投鞭蹴蹄之區者。千餘年於茲矣。駑馬伏櫪。千里之志已虛。懸肉在俎。寸鬱之苦。方劇。嗟我漢人。上鑒往蹟。下循近情。苟有血氣。能無悲乎。雖然。此後爲漢種之患者。於匈奴蒙古。西人謂東亞人爲蒙古人種。甚非。獨族之外。復出一亞利安人種。劉淵石勒。不如其狡。成吉思汗。不如其猛。弩爾哈赤。不如其智。乘席捲環球之威。挾驅山倒流之勢。以直壓我東方。東方之漢種。其將奮起以抗之乎。抑將坐以待斃乎。鯨浪排空。檣舵皆折傾覆之危。在於瞬息。睡獅睡獅曷其甦焉。

漢人自稱其踐之漢土。曰中國。實則地偏極東。不可謂中。神器外移。不可謂國。猶太民族。漂泊地球所至。皆其國家。印度非洲主權。在人隨時易其母國。以面積一百三十餘萬英方里之漢土。人口三百兆八千萬。有奇之漢人。不能自建一中央政府。以與各種族相颉颃。甘跼

躋於獵狩民族之軛下。其與猶太、印度、非洲諸人種復何以異耶？人民不能自主而受人之抑壓羈絆者謂之奴土地，不能自治而任人之治之且變更不一者謂之大陸，非所謂國也。非所謂有國之人民也。國者終古不可滅之者也。然則四千年來之歷史，雖謂爲漢種未有國以前之歷史可也。

俄羅斯者史老扶人種之代表國也。史老扶人種不能合成一大團體，或散處普魯士，或散處奧大利，或散處土耳其，屢受他種人之制禦侵壓。自一千八百二十年以來，史老扶人種統一主義逐漸浸入八千萬史老扶同胞之腦內。不十年間，此主義遂致發揚光大。聞其說者，史老扶人種統一主義爲仲郭拉所創。莫不思奮發自勵，以圖將來之統一，共建一國，以與歐洲大陸相颉颃。云同胞感情之易相關切，固如是矣。今漢種爲數之衆，冠絕宇內，所有各族，且所占有之地亦既優於其他各種，惜渙散易潰，絕無團結不拔之精神，以致常爲異族所屈吁安得一仲郭拉其人倡全漢人種統一主義，以陶鑄我同胞獨立不羈之精神焉。雖然，漢種之特色固亦有不可磨滅者矣。以蒙古人種之剽悍匈奴人種之跋扈，一踰長城一步，則將其疇昔風化習慣以及精神上之嗜好一一滌去，無遺而甘爲漢種所化，是以刀

箭制漢人而反爲漢人之無形之風化所制。負括囊四百餘州臣奴億兆之名實則漢種文明之降虜而已。試問元與清之領有漢土辯髮服制而外更有何物以變更漢種之面目者乎無有也。俄國一大哲學家曾就義和團事件而論之曰：『吾歐人所至之地莫不披靡而今所存者不過極東諸國而已。極東諸國巍然獨立之日本已爲吾歐文明所征服其猶蠶然不相下者獨漢種焉。吾人其乘此亂機而傾此鉅人乎。』蓋歐人觀漢種過去之歷史深爲駭恐。且黃種爲禍之虞尙橫亘其胸中故視之過高而不以其他劣種埒觀之耳。故有斯言。漢種其果能爲亞利安人種所征服乎抑能與之並駕齊驅或凌而上之乎此固吾所難以一言決之。惟漢種已過之歷史不過僅亞洲中之漢種。亞洲中之漢種其四環皆水草遊牧之族文明程度皆遠出其下。其制勝也固宜。今既進世界中之漢種之歷史範圍中四面强敵武力與文明力皆與蒙古匈奴種絕異殊漢種歷史之光彩其能永保其不日趨澌滅乎未敢信也。

歐洲生物學者已克曼論人種之將來曰：『人種上之生存競爭惟富有生殖力之人種能制勝之。富有生殖力者莫漢種若歐人殆非其敵也。』又英國魏斯埒將軍當長髮

之際。特奉英廷之命東來。巡視中國情形。歸而有言曰。『中國將昂首奮起之國民也。他日有英偉之軍人及政治家崛起其間。建一轟轟烈烈之大帝國。揮其武力以先奔俄羅斯。則俄人非其敵。中國既驅走俄人之後。復蹂踏印度。而逐吾人於印度洋之外。當此性命決於呼吸間之時。英國其將不得不與亞美利加及歐洲大陸同盟以抗之矣。』歐人之爲斯言也。蓋亦有因。一可以危詞聳國民之聽。聞而藉以勵其敵愾之心。一因成吉思汗西侵之歷史。深藏於歐人之腦內。黃禍一語。雖三尺童子亦能道之。窺弓思蛇。固其恒性。茫茫漢種。慎勿以自誇也。

漢種之移植海外者。不下六百萬。西伯利亞之颶風。飛沙不足以拒之。南阿南美之炎瘴。不足以驅之。白黑櫻紅各種之殘酷暴虐。不足以阻之。美國獨立之始。澳洲聯邦之年。飛立濱歸美之日。百政未布。首卽高揭嚴禁華人登岸之例。而今在澳之華人身稅則增至百磅矣。一舉一動皆不獲自如矣。卽同洲同文同患共憂之日本。當前載布內地雜居之條之。亦曰。惟不許華人與享其權利外人之遇。華人若是。其酷忌華人若是。其深。華人之足迹。宜其絕於天壤矣。然而剝之愈甚。而其所以求復之道。愈備。法蘭西人有曰。支那人乃天然不可壓。

服之人種也。吾於是而知漢種之無形戰鬪力之鉅焉。抑西人所至之地。其地主權必爲其所握。如西人之駐華者。除割據地之住民與兵卒而外。不出五萬餘人。然而中國全國商務重權。涓滴皆入其囊中矣。而中國人則不然也。布哇全國。人民十萬。中國人與日本人幾居其半。土人居十分之三四。然其島中一切稍重大之權利。莫不墮於少數白人之手。觀白人之經營地。球殆如善奕者之奕棋。經其所布置之處。則必爲所占據。他人之布置。雖密終不過成爲贅疣。束手待斃而已。讀白人侵略世界史。可爲寒心也矣。

西人優捷。東人劣敗之故。其抑何因而致耶。悄然以思。默然以索。遠鑒歷史。近窺近情。確有所得曰。非東西智力富力武力之懸殊。乃國與無國者爭國民與亡國之民爭。猶以卵觸石。以鬼火當皓月。其敗也。不亦宜耶。猶太之富冠絕地球。然橫被攘斥。宇宙雖廣。而無其容身之地。印度人體魄之強。超越宇內。然英人每有戰釁。則置之前驅。學兵學政之權。亦不與焉。每歲饑饉。死亡之數。或數萬。或逾數十萬。奇酷奇慘。莫或恤之。無國之慘。固如是矣。吾人不揣其本。而惟懟白人之跋扈。不仁白人誠跋扈矣。抑思吾人所處之地。位與印度猶太人相

去幾何耶。

今日之漢土。其爲漢種之漢土乎。抑爲非漢種之土地乎。今日之清國。其漢種之清國乎。抑爲非漢種之清國乎。惟漢土爲非漢種。所有故漢土之喪失割裂。曰與我非漢種之休戚無關也。惟漢種爲非漢種所奴。曰小奴之辱弱凌夷。與我非漢種之榮辱無關也。且邇來非漢種之悍而愚者。彼新倡一說。曰漢人强滿人亡。漢人瘠滿人肥。於是滿人對漢人之手段愈毒而辣矣。曰練兵以防賊。滿之賊曰籌餉以剝漢人之膏血。日禁言論以空漢人之耳目。日通强寇以爲滿人之保障。任滿員以布滿人之爪牙。暴厲恣睢。無所不至。嗚呼。同舟之客。共綱之魚。魚腹熟釜之災。奚克免之。抑何相逼之甚耶。

雖然。非漢種之遇漢種。若是其酷。猶可言也。漢人中之謬種。惟利祿之是知。罔顧大義。不僅心滿人之心。事滿人之事。更從而揚其波焉。變本加厲。其酷更劇。噫。此誠堪痛心者矣。夫燈之滅也。由油竭國之亡也。由人心死。奴顏妾面於異族之下。而曰忠。戕殘同胞。以媚異類。而曰豪傑。不顧前古。義烈之呵責。不畏千載下之唾罵。昧彼心靈。而惟財貨祿位。是求其與犬彘牛馬之相去復何遠焉。當甲午戰役之際。日人曾有曰。『吾國欲席捲支那全國。當以支

那人攻支那人循英人滅印度滿清滅明朝之故策可也。支那人口稱四萬萬其實渙散異常。以野蠻無知人口不及千萬之滿洲種尚足以制服之。况吾四千餘萬之大和民族一卽日本一乎。誦讀之下不禁心爲之寒舌爲之咋而胸欲裂也。茫茫神州梟獍橫行見披髮於伊川不埃及百年而再戎矣。

愛親覺羅朝之亡明也曰藉洪承疇吳三桂之流洪吳輩皆明祀所倚信之大臣耳使今日東西各國苟欲有逞於中國而採愛親覺羅氏之故智也則二十一行省之封疆大臣久居顯要之高官鉅吏必皆洪吳矣何也彼等惟知聲色貨利爵位威勢而已聲色貨利爵位威勢所在何所不可。滿人與東西各強皆異族也爲滿人奴與爲東西各強之奴復何異耶王船山曰保軀而顧祿利則亂臣賊子盜賊夷狄抑何不可事之哉斯語可以概今世之拖翎披珠者焉。

國民報
社說



亡國篇

亞之大陸。有一種焉。聚其若奴隸。若非奴隸。若國民。若非國民。雜焉糅焉。以成一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翫翫然號於衆曰。吾保國。吾保國。國其能保也哉。已亡之人。而以亡懾之。奚怪。其扞格也。吾不欲保之。惟欲亡之。其亡也。勃焉其興也。勃焉。

吾甯使漢種亡。盡死。盡殺。盡而必不願其享昇平。舞河山。優游於韃靼之下。吾甯使志士殺盡。死盡。亡盡。而必不願其爲拿破倫華盛頓。雄立於亞洲之上。由前之說。故悲漢種。由後之說。故箴志士。

悲夫悲夫。吾漢人之有今日也。雖然。則亦幸矣。漢人之衰何兆乎。則戰國時兆之也。春秋之所謂白狄長狄者。則支那之異種也。而盡亡矣。秦政用其盛。而漢種乃獨優矣。獨優。則無競爭。於是乎二因出焉。爭不烈。則智不進。而囂然自大之習。於以深。則民智不開之說也。種競。愈烈。國民之力。愈張。彼君之心。既不必慮外禍之來。於是惟家賊之是慮。則君權日張之說也。秦政以力。項羽以殺。而天下之人。稍稍苦。劉乃術之以緩劑。而漢種乃衰亡矣。於是五胡

亂之。遼金繼之。雖然則半璧耳。至成吉思汗則蹂躪遍中原矣。雖然則九十年耳。天祐中原。犬狼雜至。一見我土地之美。物產之豐。遂覩然留之。徘徊不忍去。有僂焉。從而殺人以媚之。嗚呼。揚州十日。嘉定萬家。固各府縣之代表哉。此僅其始事耳。洪承疇僂之於始曾國藩。僂之於中漢種之爲保。彼一姓之位而死者何止億萬。至於今吾又見夫僂之者之於終矣。彼愚者之僂也。吾又何責。獨怪彼自命爲智者。亦從而僂之。則何說也。且充其術。亦足以保其所謂亡身變法之皇上矣。而猶忍於皇皇種族。乃使之永永沉淪。其非人心也哉。洪承疇。曾國藩。則固漢種中之才焉者也。惟其才也。乃足以濟其惡。嗚呼。漢種其死矣。雖然。吾漢種則又何可以輕視之也。戰國之盛也。則衰之源也。今之衰也。其將興之機乎。然而欲興種則必先亡國。

今日之漢種無所謂國也。彼白人之視我。則曰支那。支那之國何在矣。而彼之所謂支那。國者。則清國也。夫清國云者。一家之私號。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漢種冒之乎。吾怪夫今之所謂保國者也。覩然曰我中國。我中國。又曰中國將亡。我將保之。又曰中國將爲印度爲波蘭。夫中國之爲印度波蘭也。二百年於茲矣。今試問之曰。中國之政府何在矣。曰滿洲。夫既

云中國而政府乃滿洲也。豈吾神明之胄乃與彼韃靼渾乎？不然，則漢種乃遊牧水草者也。不然，則奴隸也有內奴有外奴，俄內奴也，印度外奴也。內外兼至，是惟眞奴漢種是已。北省之亂也，爲大日本順民者到處皆是。有志者聞之，莫不深恨而恥之。夫亦何怪其然也？既可以大金大元大清朝也，夫孰不可以大英大法而大日本使奴隸之根性種之？未深則彼之臣妾億兆者，又何能一日得安其位？既爲張氏奴，復強之使不爲李氏奴，不可得也。夫亦力之是視耳。則吾見彼之倡言保國者之自盾其說也。

彼韃靼之入我中國也，其始既橫加殺戮，慘毒不忍聞。其繼也，分其醜類，遍我中國名之曰駐防夫、駐防云者，則豈不以我漢族哉？不使之自謀其生，而坐食我膏腴，婚姻有滿漢官階，有滿漢夫。豈惟此？粵亂之起也，以漢攻漢，疊戶山積，而所保者滿洲也；團匪之起也，以漢攻夷，血流津京，所保者滿洲也。且三百兆之償，取我漢民之錢，以保彼宴游之地，臺灣之割，夷我漢種之人，以保彼根本之地。今日又至矣，勝敗惟漢之是禍，而滿人坐享其利，無論異種稱王斷無委施其前之理。卽以恩怨論滅此朝食，亦復何言？彼有恆言曰：吾甯以家產付之鄰友，而斷不與我家僕也。吾故曰：吾甯使漢種亡盡死，盡而斷不使之歌舞安樂於韃靼。

之下也。

幸而使支那將亡也。如其軍備足財用富電線如絲鐵路如織如彼俄也則漢種乃真永永沉淪永永靡壞而無振興之日矣。夫俄之專制猶可言也同類之爲也支那之專制不可言也異類之殘也吾嘗有言文明之事文明國得之而愈文明野蠻國得之而愈野蠻則若海陸軍若電線若鐵路使中國得之則適以制革命者之死命而阻其文明而已是故戊戌之政變中國之福也而保國者乃從而痛惜之曰不變則亡夫所謂變者豈僅如彼之所謂學校報章而已哉豈僅如彼之所謂憲法政體而已哉韃靼不死盡無所往而非奴隸也夫以言乎文野則彼毳氈之俗其較歐西爲何如矣以言乎智愚則彼游牧之習其較歐西爲何如矣同一奴也與其爲野者愚者之奴則蓋爲智者文者之奴矣是故本非外奴而後始可以奴攝之既奴之二百餘年矣則必蕩滌其邪穢斬絕其根性斬之以刃蕩之以血夫而後可與言治也是故不亡則興不興則亡之言斷不能施之於支那則亡之乃興亂之乃治也吾知非一大殺戮則奴隸之根永不能除而身家之念終不能亡天下斷未有新舊雜揉而可與言國也華所以除舊布新也舊之亡也勃焉新之興也勃焉支那欲立新國

乎。則必自亡。舊始。

法之有拿破侖。美之有華盛頓。歐西人所稱爲大豪傑者也。吾鬻者處於內。見夫彼憂國者焉。撫膺太息曰。支那無拿破侖。無華盛頓。吾悲之。乃者遊於外。見夫彼志士者焉。則又隱然自任曰。吾支那之拿破侖。華盛頓也。吾尤悲之。昔之悲也。悲其自棄也。今之悲也。悲其不自思也。彼其眞以法國革命爲拿破侖。一人之力而美之。獨立乃華盛頓。一人之功乎。彼國民自爲其身家。其始也。不知幾千百華盛頓。拿破侖忘生死。擲頭顱以爭。一日之命而彼二人者。乃坐享其名。吾方竊焉怪之。而彼乃儼然自任。此則大惑不解者也。今試無慄。悍無前之法。民則拿破侖。何如矣。無十三州之自治。則華盛頓。又何如矣。彼其若死。若亡。無量數之華盛頓。往矣。泯矣。寂寂焉。無聞矣。上帝哀之。乃遣一二人焉。爲此無量數之代表。譬之。則代數耳。聚千百之數。而代之。曰甲。曰乙。此甲也。乙也。非一數所能成。必合十百千萬。而始成也。明矣。而乃以拿破侖。華盛頓爲一人乎。美之獨立。美之自治。爲之也。法之革命。法之民氣。爲之也。吾不敢謂今日之志士。之才。之力。其不能及華盛頓。拿破侖也。以今日之中國。雖百倍於拿破侖。華盛頓之才。之學。吾知必無濟也。今不欲預造無量數之無名華盛頓。拿破侖。而

乃汲汲自任爲有名之華盛頓拿破侖。吾甚不願支那之有此人也。彼其心則亦專制而已矣。則亦好名而已矣。以謂吾發難支那未有之業。則我之名將垂支那而不朽焉。此非刻擬懸揣也。吾見志士當困極無聊時。俯仰自悲。其所以自慰者。乃在於不朽之名。以爲天之報施。當不爽也。嗚呼。名者。眞動人之一術哉。刀鋸水火。死生所不能動者。惟名足以動之。是故破生死界。則英雄也。破生死。則或不能破名矣。則尋常之英雄也。至名界而破也。則眞英雄之英雄矣。英雄人知之。英雄之英雄人不知之。夫惟有不知之英雄。而英雄之名。乃賴以顯。則英雄者。英雄之英雄之奴隸也。是故心有罣礙。即是奴隸。罣礙。至於生死而極矣。乃有雖死猶生之一說。以罣礙之。則猶非無上乘也。吾願支那有英雄之英雄而不願支那有英雄何則。有無名之英雄而始有有名之英雄。未有無無名之英雄而有有名之英雄也。吾敢正告志士曰。諸君子旣有志於振漢也。則其以患難著想而勿以華盛頓拿破侖之功成名立著想矣。其以亡國之志士自勵而勿以興國之志士自揣矣。夫惟有必爲之志氣。濟之以難爲之思想。夫而後可以成事也。不然。則一振而蹶。一蹶而不復振矣。吾觀於爭之故而有說焉。蓋從功成名立著想。儼然以將來之大統領自命。則喜心生。而忌心隨之矣。從事。

敗身死著想。則懼心生而虛心隨之矣。尤有進者。則所謂死生可破而名心不可破也。吾願志士之勿以流芳百世自期矣。夫苟實見夫事所當爲。則爲之而已。豈有所希冀於一身哉。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謂之爲大逆。不道。彼倡之者。豈預知將來之必。月祝之戶禱之也。且夫爲大事而不以小事著手。則事必不成。小事云者。則無名而已矣。譬之則山然。一抔之土。置於平原。誰則知之爲山也。積之積之。而山成。彼之見之者。則惟上之一抔土耳。然無下此者。則上之一抔。又何賴焉。吾觀自古英雄。皆入名牢。雖然。吾只以名求英雄。笑怪其然也。先人有言。小人惟恐其不好名。君子惟恐其好名。吾願世之君子。毋爲小人之所好焉。

國民報
社說



時論

二十世紀之中國

吾習聞歐美日本人鄙我中國之言曰。老大帝國。吾又習聞歐美日本人忌我中國之言曰。二十世紀將爲支那人之世界。夫如鄙者之所云。則是我中國爲奄奄一息苟延殘喘。朝不保夕。束手待斃。是將亡之國也。如忌者之所云。則是我中國爲雄視宇內。威震寰球。操縱萬國。陵轢五洲。是將興之國也。嗚呼。不興必亡。不亡必興。固我中國之前途也。歐美日本人。其母鄙我。其母忌我。是在吾國民欲其亡。則亡。欲其興。則興耳。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或曰。中國至二十世紀而欲言興。母乃晚矣。十九世紀之中。白晉種人既領。澳大利亞又出其全力。分割阿非利加洲。粒沙寸土皆有主權。於是。登喜望之峯。睥睨全球。見夫。太平洋。東之大陸。可以染指。遂乃移戈東向。萬馬騁蹄。群趨併力。移其劇場於亞洲。六十年於茲矣。今既圈其土地。割其港灣。削其主權。監其政治。二千年文明之古國。久已爲列強俎上之肉。釜中之魚。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

且列強之亡中國也。視鬻者領澳割非專恃強力者異矣。其用無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不然籍口義和聯軍。聚鋒銳所向既已蹂躪京沽。喋血京畿。即使賈其餘勇。席捲中原。中國無以禦之也。胡爲遲徊審慎。息而言和。說者所列強相持此猜彼忌。分割未定而起。均勢之衝突。不如暫息徐議。其後且聯軍未撤。事事牽掣於聯合司令部。不能各運其腕力。和成兵退。解散連衡。始可各逞其志。取携任意。條約之事。終而醫割之禍。至和成而國亡。隨之然而列強猶以此爲下策也。列強之意鑒於以猛力壓人國。其暴發也。不可制。遠而美國之獨立。意大利之自主。近而非律賓。脫蘭斯。哇耳之抗拒。皆有勃然爆裂。莫能遏抑之勢。故其於我中國也。巧爲變計。盡寄權於其政府官吏。擒之縱之。威之脅之。惟所欲爲。可以不勞兵。而有人國今日之事。已重違其意矣。息而言和。正仍其寄權於政府官吏。擒之縱之。威之脅之。之之故計。也是故二十世紀之中國將長爲數重之奴隸矣。而欲言興母乃晚矣。

然吾敢爲列強告曰。列強之所以擒之。竊之。威之。脅之者。政府也。官吏也。政府官吏而外。我同胞之國民。固非列強所能盡擒之。縱之。威之。脅之者也。吾又爲同胞之國民告曰。列強之所以假手於政府官吏。而擒之。縱之。威之。脅之者。非爲政府也。非爲官吏也。爲我同胞之國。

民。也。是。故。我。國。民。而。必。恃。今。日。之。政。府。官。更。以。圖。存。也。則。長。爲。列。強。所。擒。之。縊。之。脅。之。具。而。中。國。之。命。運。已。煙。銷。雲。散。隨。十。九。世。紀。長。謝。於。大。地。矣。我。國。民。而。知。今。日。之。政。府。官。更。爲。列。強。所。擒。之。縊。之。威。之。脅。之。具。必。不。足。恃。以。圖。存。也。則。二。十。世。紀。之。中。國。方。將。新。發。現。於。地。球。轟。隆。颺。舉。之。勢。列。强。方。逆。氣。歛。足。莫。敢。正。視。而。何。有。於。興。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

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且。夫。我。中。國。固。具。有。雄。視。宇。內。威。震。環。球。操。縊。萬。國。陵。轢。五。洲。之。資。格。者。也。方。里。二。千。萬。國。半。於。全。歐。人。民。四。百。兆。六。倍。於。北。美。開。闢。五。千。餘。年。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遺。教。有。英。雄。豪。傑。龍。戰。虎。鬥。之。歷。史。且。地。處。溫。帶。人。性。聰。慧。國。多。平。原。物。產。饒。裕。皆。地。球。萬。國。之。所。無。而。我。中。國。所。獨。有。者。也。由。是。而。早。進。其。國。於。文。明。吾。恐。波。蘭。也。印。度。也。埃。及。也。土。耳。其。也。其。滅。亡。之。束。縛。之。壓。制。之。監。督。之。者。不。在。列。强。而。在。我。中。國。也。不。甯。惟。是。卽。今。日。瞵。其。鷹。視。張。其。狼。牙。攘。臂。奮。袂。稱。雄。邦。爭。我。中。國。者。亦。將。逆。氣。歛。迹。怵。我。之。威。勢。憚。我。之。權。力。柔。順。屈。從。就。我。範。圍。亦。必。然。之。勢。也。而。奈。何。反。是。豈。非。肇。興。以。來。莫。大。之。變。局。哉。蓋。弱。肉。强。食。優。勝。劣。敗。天。衍。之。公。例。也。今。日。固。勢。力。競。爭。之。世。界。不。日。進。化。則。日。退。化。無。天。可。怨。無。人。可。尤。我。中。

國之自取之也。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前事已矣。過此以往，我同胞之國民其將恢復我中國所固有乎？抑甘隨波蘭、印度、埃及、土耳其之後塵，且等而下之乎？其興其亡，決於今日。請一道其自取之由，而一規夫恢復之路。我同胞之國民必有以處此矣。

嬴秦暴興以降，獨夫民賊無代不作。率皆敝穢公理私土地，人民爲己有，使天下之人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又恐其民之秀傑者，不滿於己之所爲，乃施以種種牢籠束縛壓制威脅之術，以便其私圖。故夫學術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賊愚之，取古先儒言論之最便於己者，作一姓機關之學術，利於民者闢之爲邪說，專以柔順爲教，養成奴隸之性質，以便供己輒束役使之用。是故中國之學術爲一人矣，而中國無學術。政治者，國民公共之機捩也；而民賊專之舉，一切用人行政之大權悉出於一人之喜怒愛憎。其喜且愛者，不計國民之利害，而妄行之；其怒且憎者，不計國民之利害，而擅廢之。於其喜且愛之人，則可加以非常之寵榮；於其怒且惡之人，則可處以無名之殺戮。是故中國之政治爲一人矣，而中國無政治法律。者，國民之公器，稱之曰國法，非一家之法也。而民賊私之，以五刑爲不足，又設種種嚴酷慘毒之制，恃爲威脅，人民擢鋤士氣之具，且更畀以私號，曰祖法，曰祖制。是故中國之法律爲

一人也。而中國無法律。夫學術也。政治也。法律也。其顯然易見者也。他如種種不可思議之敝政。乃至不可以枚舉。而中國之民馴伏柔順。安之若素。似性質然者。馴至易姓。受命之事。而恬然不以爲怪。吾知自茲以往。種無論黃白人。無論歐美。能制我者。我服事之。人人自以爲定分。而聰明神武深仁厚澤。食毛踐土之文。將永勞旁行。象韞舌人之役矣。嗚呼哀哉。中國二千年之學術政治法律及一切一人一家之私教養成之者也。此爲自取之遠因。

海禁漸開數十年矣。續交通商者十餘國。宣教之師鱗萃於腹地。官設之校林立於都會。遊學之士絡繹於歐美。名都經商之民。營集於環海。各埠外交之官。冠蓋相望於道。則歐美爲政之本源。致強之要道。豈盡聾瞶而絕無聞見哉。然數十年來閉目結舌。如癡如啞。未嘗一倣其政本以致强者。何也。商民與內地學子。吾無責焉。若夫遊學之士。外交之官。其與國家之關繫。爲莫切矣。乃其來也。以鑽營奔走而得其志也。以保舉薪俸而終故名爲外交官。而周圍十丈使署以外。無天地。左右數人。唯諸請安通譯以外。無見聞。一遞國書。照例報。漂謝恩以外。無經濟。名爲遊學生。而聞鈴就膳。鳴鐘上堂。而外無事業。語言文字器械工藝。而外無學問風俗。婦女飲食玩好。而外無交遊。然其初亦非盡無他志也。中國人以柔順爲教。特

別之奴隸根性已深入於腦漿一入文明程度極高之域莫不驚爲河漢無極而則效之心已消八九久居是邦偶發鄒衍談瀛之興亦或一探其政治彼國之人雖嫉吾而無暇詳告亦斷不肯自滅其文明之由來吾知美必曰脫英壓制獨立而強法必曰傾君之專制革命而強英必曰去貴族之箝制改革而強意必曰除澳之羈絆自主而強日必曰覆幕府之專政維新而强大且必謂吾之所以能脫之傾之去之除之覆之者在種吾民革命之種子養吾民獨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權而已是則我之外交官遊學生驟聞之而未有不駭怪腹誹者若柔順之學精奴隸之根性深者必又掩耳咋舌反訾爲離經畔道無父無君大逆不道之議論矣及其歸也人有以西政西學叩之者亦謾應之曰船械之堅利而已製造之精巧而已舉物質之文明而津津道之於精神之文明固未嘗夢見也卽有一二能知國強之由於民權者偶一語及而人之駁斥之者不曰信奉洋教卽曰沾染洋習倡者一而攻之者千百億萬久之而熱力潛消亦遂灰心緘口而不敢復一言及於民權又其下者明知民權爲致強之本而與中國之私政私學爲不利一倡是說必犯大不韙而不容於衆於是違心易說巧營利祿而反博深通洋務之名嗚呼西諺有之自由之快樂非奴隸

所能知。今可易之曰。民權之公理。非奴隸所敢言。嗚呼。民權之集。是爲國權。民而無權。國唯何有。此爲自取之近因。

由前一因而中國成一醉生夢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癢麻木不仁之世界。山後一因而中國多一口談君國置身事外坐視旁觀以國亡種滅供其談助之新寡。嗚呼。外之相逼也。如彼內之自取也。如此坐令我可以雄視天地之中國而延年受繩。岌岌不可以終日豈非我權民之自欲其亡哉。

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當知一國之興亡。其責任專在於國民。世界萬國以有民權而興。無民權而亡者。踵相接。背相望。是故我今日卽不念亡國爲奴之慘。亦當外鑒當卅而蹶然興起矣。夫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歐洲數強國。其民之受壓抑束縛。奴隸牛馬。暴虐殺戮。固無異於中國之今日也。然卒不逾半世紀。而竟脫除壓抑束縛之禍。疾呼。起通國之民心。勃然奮發而致之者乎。然則我國民可以興矣。註

且吾聞之。壅之愈甚者。潰之愈猛。壓之愈暴者。激之愈烈。今日我中國受數重奴隸之壓抑。

亦云至矣。物極必反。惟理之常是故。我今日即不外鑒於當世而自念亡國爲奴之慘與其甘心俯首以順受之而必不能免。何如併力一心翻然變計。共謀圖存而尙可有爲。況乎有先我而爲之者耶。昔者法蘭西之民受君主壓抑之禍爲最慘酷。十八世紀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義者聲震全歐。列國專制之君聞風震駭。相與合從求免覆亡。洎十九世報之初。拿破侖陰用其力。將藉以席捲全歐。併吞列國。有天塹。何懼人力。何畏之壯語。事卒不成。被竄荒島。於是列國乘之。締結維也納大同盟。主張君主專制之政體。將以全歐國力壓抑民權之說。豈知自由平等之主義已浸淫於國民之腦筋。民政之黨密布於全歐。主權在下之說。一倡百和。雲集景從。以反抗維也納之會議。一千八百三十年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國復大革命。影響所及。列國民主黨一時并起。謀廢專制之政府。有沛然莫禦之勢。於是荷蘭王國由立憲政而議院政矣。丁抹國由專制政而立憲政矣。法澳二國本民主旨義立憲法。開議院矣。由是而成今日民權之世界。嗚呼。公理所在。固非人力所能壓抑也。使當日歐洲之民甘受壓抑屈從專制之下。亦未必有今日也。然則我國民可以興矣。抑又聞之。西諺有言。法蘭西革命之產地也。今我中國二十五倍於法。受禍之極亦數十倍。

於法民權之運已渡太平洋而東日本旣稍受其福我中國不憤不發斯亦已耳如睡斯覺如夢斯醒於二十世紀而效法人十九世紀之所爲吾知風聲所向全球震驚始而虎俄之專制爲之傾覆繼而自由平等之實幸轉移歐美世界和平之極點將起點於東方二十世紀之中國爲民權之樞鈕矣

然而我中國之在大地固開闢最早文明最先之國也論其資格宜乎千年以前發明公理爲地球萬國之表率也久矣乃自由平等之義必待歐美諸國發明於百年之前至今日而我反始則效之且今日言之而盲瞽之徒猶竭力以詆毀之如是而立於世界之上其爲媿恧亦滋甚矣然而世界之公理不比較則不出不競爭則不進自由平等之義固發明於歐美爲無比較競爭之故今日亦見其止矣雖然吾何爲是言也夫自由平等之國英與美其最著也其國內之政治未造自由平等之極者夥矣外著而易見者英之於脫蘭斯哇耳美之於非律賓豈自由平等之國所應出是哉無比較無競爭漸棄公理尋將還而流於專制矣我中國有如是之憑藉不得徒以致中國與歐美等爲盡我責也必使我中國之文明造乎極域風潮披靡於歐美轉令歐美之人自我而享自由平等之實福則我中國爲地球萬

國之表率矣。亦我同胞之國民二十世紀中分內所有事也。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其將何以自處也。

時論

中國滅亡論

呼。團匪颶起。聯軍駢入。車駕蒙塵。宗社荆棘。此不過一姓之存亡而已。於我國民何關哉。余奔走未遑。奚暇論此。所痛者。二千萬里山河。已爲白種殖民之地。四萬萬黃種。已爲歐人注籍之奴。而我國國民愚蒙如故。渙散如故。醉生夢死。禽視鳥息。以爲中國卽亡。亦不過十七朝之尋常鼎革而已。嘻。今日之事。豈復往古之例。所可同日語乎。且如往古之例。何求。一姓之忠臣義士。如古之力抗異姓。百折不回者。而并不可得乎。然則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聞唐宋元明之主。而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之忠臣義士。聞英德俄法之種。而君我國也。則我爲英德俄法之忠臣義士。此所以茫茫亞洲。絕少獨立之國。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固不足怪也。

今試執一人而問之曰。國何以亡。則鮮不曰。君易其姓。朝易其名。則國亡。又試執一人而問之曰。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則鮮不曰。西安之朝廷。儼然者如故。政府之號令。赫然者如故。操四萬萬蒼生生殺之柄。握二十二行省土地財賦之權。今不過戰敗出走。一時失利而

已。及和議告成。則儼然大國也。內外大僚之所以歌舞太平者。依然宦官宮妾之所以供我奔走者。依然。內務府之膏粱錦繡。所以養我身體者。依然。若是者。而謂之國亡。是必喪心病狂者也。嗚呼。斯言也。何足與辯。然吾竊聞今日之亡人國者。有新例焉。向之亡人國者。必占其地。虜其君。戮其臣。而後已。今之亡人國者。則有其地。而弗守。卽以其君若臣守之。其所以然者。何也。驟占其地。則其民未必服而治之。甚難。故不如以土人守之。吾國向者之處。苗民生番。即用此道矣。且也。其君若臣。旣有亡國之才。則留之。無所害。若一旦去其亡國之君。則英明之主。出是其國。終不得而亡也。若一旦去其亡國之臣。則愛國之士。進是其國。又不得不而亡也。故吾國志士。每歎息痛恨於外人處置之不得其宜。而豈知外人之爲已謀者。固有所不得不然者在乎。由此觀之。則今日之中國亡乎。不亡乎。

吾聞世界所謂完全無缺獨立強盛之國。非徒以其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也。恃其有特立不羈。至尊無上之主權者也。世界之國。不論爲君主爲民主。凡有主權者。則其國存。無主權者。則其國亡。故獨裁君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元首。民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國民。全體之代表。君民共主之國。其主權萃於君主。與議院雖逼處之。強鄰不得而脅削之。暴戾之。

政府不得而操縱之。閭弱之君主不得而放棄之。不軌之人民不得而干犯之。若是者乃謂之主權。若是者乃謂之有主權之國。

然則中國之主權果安在哉。謂其在君上耶。則爲權奸所禁制。已視爲贅疣久矣。謂其在政府耶。則偷安苟且。殼穀待斃者久矣。謂其在直省彊吏耶。則以官爲傳舍。唯幸洋人之不來。譴訶之未至。俯仰偷生。因循塞責者久矣。謂其在國民耶。則爲隸爲奴流離瑣尾。分割未定。國籍無屬也久矣。故兵權者。所以保護一國之權力者也。乃中國有兵而已。不知練中國有匪而已。不知平卒由外人越俎代庖。起而爲我鍊兵勦匪。是操我之兵權也。於是中國失兵權。法律者。所以保護中國之安甯秩序。生命財產者也。凡其封域之中。人無論貴賤。種無論黃白。法律所立。皆有守之之責。乃中國有訟獄。外人得而曾審之。中國有罪犯。外人得而懲罰之。是操我之法權也。於是中國失法權。海灣者。爲一國文明野蠻貧富強弱之關鍵。公法離海岸三十哩以內。則爲領海。凡鉛舶入其領海者。惟其國之號令是聽。其慎重海疆爲何如乎。乃中國沿海要隘。莫不爲外人所占據。長江天塹。莫不爲外人所圈定。是操我江海之權也。於是中國失江海權。鑛山者。一國之財源也。凡貨幣器用。悉於是賴焉。關稅者。歲入之

大宗也。凡國中度支多於是取焉。乃中國有鑛山。外人得而開採之。中國有關稅。外人得而抵押之。是操我財政之權也。於是中國失財政權。鐵路者爲一國交通之樞紐。凡載運師旅。輸送糧械。搬運貨物。利濟商旅。悉賴於是。吾嘗考之。列邦鐵路之制矣。有國有者。有民有者。國有者何歸官辦之謂也。民有者何歸私辦之謂也。然未聞爲外人有者也。乃中國之鐵路。悉爲外人所有。是操我交通之權也。於是中國失交通權。夫地球萬國。其興亡。強弱之故。雖各有不同。然能操兵權。操法權。操汪海權。操財政權。操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割。而其國不亡。失兵權。失法權。失汪海權。失財政權。失交通權者。則土地雖存。而其國實亡。乃中國兼此數者。猶曰。號於衆曰。不亡。誰其信之。至若深宮之默許。政府之密約。疆吏之暗失。使臣之陰從。怪怪奇奇不可思議之約章。雖非草野寡陋。不曉朝事者所可根究。然一則曰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非皇皇之聖訓乎。一則曰與其與奴隸不如。贈朋友。非良相之嘉謨乎。故戊戌以後。宗旨已定。拳匪之役。其願已償。彼無識之徒。猶曰。號於衆曰。中國未亡。誰其信之。乃無何而又。有變法之諭。無何而又。有督辦政務處之設。於是向之高談革命。昌言勤王者。莫不感激歎歎。且欣欣然。喜色相告。一若中國有中興之望也者。嗚呼。冢中枯骨。豈足有爲。

亡國大夫難與圖存而乃以新政望之是何異印度之百姓望酋長之自立演黔之苗猺求土司之變法乎在稍有知識者應知其必無是事矣吾同胞其有以處此矣

且國之所以立者賴有一定不移完全無缺之疆域故國之有疆域猶室之有界址也文明之國雖人煙稠密之區市井衝繁之地凡甲屋界址與乙屋界址之距離必互以三尺爲限載在民法其通例也惟國亦然故瑞士雖小圍於衆大國之間其疆域如故也葡萄牙雖弱翹於大西洋之濱而疆域如故也中國則不然不唯旅大膠威臺澳香港廣險要之港灣已爲異族所宰割且舉所謂滿洲發祥之地亦拱手而讓之俄嗚呼今日之密約雖拒其如往日之密約何一時之密約雖廢其如無窮之密約何吾知一轉瞬間不獨滿洲而已且將率其慄悍淫虐之可薩克以席捲內外蒙古進克新疆建瓶而下秦晉幽燕之郊一戰而長城失其險再戰而黃河斷其流當此時也雖聚中國十八省之精銳將無以禦之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也嘗此之時德必驅膠州之兵以占山東英必發香港印度之兵以據大江南北諸省會法必率安南廣州灣之衆以取兩廣雲貴之地日必起台灣澎湖之師以據閩浙而進圖江西之南部其外若美若伊若比及一切無名小國亦將染指於我國焉嗚呼搏搏大

陸白人縱橫哀哀衆生蠟蟻同命從此萬國地圖永無支那之稱斯時吾國人士始駭然知吾國之亡而豈知有形之亡於瓜分無形之亡於今日譬之某甲之田售之某乙則其田亡瓜分之謂也某甲之田押之某乙而某甲已爲乞丐萬無可贖之理則其田亦亡今日之謂也

夫當人之情以敝縕袍一襲爲人所持去且有不能恝然者以其愛之所鍾權之所屬也其乃以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一旦爲二三聾瞽拱手授之他人而我國國民竟今唯聽命不敢與聾瞽之徒論其是非而爭其得失是視數千年蕃息生存衣食父母之邦而敝縕袍之不若也其所以然者蓋屈於專制之下聾之產業爲豪奴所奪久遂以爲豪奴所固有而忘其所自來焉抑吾聞之美法意希日本各國先亦失其產業徒以爲民者不忍聽其放棄遂萬衆戮力起而奪之豪奴之手不觀之美乎其初受英之壓制蓋無異於今日之中國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三州志士若戎阿丹士若惹希邇遜若富蘭克林等開國會於費拉地費舉華盛頓爲大都督起兵以拒英飛檄四方法人義之舉師以助血戰七年卒得獨立爲世界第一等之共和國不觀之意乎自維也納會議以來尙爲奧國所箝制其諸州

君長。惟奧命是從。且藉其威力以滋殺戮。志士痛之。仰天號泣。奔走呼救。以倡意大利統一之說。其後當法國之革命。及日耳曼之變動。影響所及。波於半島。意人遂離奧自立。而涣散各州。遂一旦歸於統一。不觀之法乎。法之敗於德也。幾不國矣。其國志士。憤政府之無能。慨帝政之腐敗。乃開國民議會於波爾登。於是黨派叢集。定謀決策。割二州以和德國。廢帝政。以易民主。未幾而雄長歐洲矣。不觀之希臘乎。隸於土耳其之版圖者。四百有餘年矣。以土人待之殘忍。乃於一千八百二十年。舉國以抗土。卒賴各國之助。而以黑子彈丸。巍然獨立於地中海。又不觀之日本乎。明治維新之初。藩閥之臣。恃其覆轍之功。把持政權。當是時也。學校之所培植者。無非薩長之子。府縣之所登庸者。無非薩長之士。內閣之所出入者。無非薩長之黨。舉國擾擾。幾蹈幕府之覆轍。板垣退助憂之。乃大倡自由平等之說。奔走遊說。遍於國內。卒成大黨。名曰自由。於是各政黨接踵而起。以要求政權。監督政府。遂得於明治十二年。發憲法開議院矣。我東方之有憲法議院。自日本始也。

由此觀之。凡國之所以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者。必賴千百志士。不畏艱難。以肩鉅任。殺身以易民權。流血以購自由。前仆後繼。始能掃蕩專制之政治。恢復天賦之權利。

此今日民權之世界所由來也。嚮使各國之民忍受束縛而無反抗之力，則所謂合衆國者，今猶一印度。所謂意大利者，今猶一波蘭。法已爲德所滅，希臘爲土所制，而日本政治之專制固無論矣。

然則天生豪傑去人不遠，固非我國民而獨爲滅亡之國。民亦非彼國民而獨爲強盛之國。民也，故有志士則興，無志士則亡。今試問美國何以强，則必曰有華盛頓、富蘭克林等而强。又試問法國何以强，則必曰有齊威耳、甘畢達等而强。更試問意希日三國何以强，則必曰有意大利、西班牙等而强。希以嘉納利司等而强，日以板垣退助等而强，故中國而有志士，如美法意希日者，即我中國亦美法意希日矣。特患其沉溺於利祿之中，而不能自脫耳。

時論

中國滅亡論

續前期稿

歐美日本之政治家。掉三寸舌。持三寸管。或登演臺。或著報紙。似嘲似諷。似惋似惜。謂支那。人視國家若秦越。興亡隆替。渺不相涉。壹若鳥獸不可與同羣者。而天然之團結力。遂瓦解。冰泮。故支那於世界有四萬萬國之稱。嗚呼。我國人豈無羣哉。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摶。於是亞洲大陸之牧場已儼成一或降於阿。或飲於池之圖畫矣。無他。惟無政黨之故。

我中國自開闢以來。無黨如史家所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屬。在一部十七史中。非不黨禍迭見也。然卽有數千百人薈萃名流。痛詆時政。究之。匿迹門巷。咿唔其思想。無有出於獨裁君主之外。而可以進退政府者。故雖以歐陽永叔持論之平。亦不過曰。黨分君子小人而已。未見其言黨與政府有直接之關係者。張儉何以望門投止。杜根何以忍死須臾。致一頒大赦。黨人之詔而團結之力立解。而欲如法之民主黨。德之社會黨。俄之虛無黨。可以與政府相持不下者。已渺不可復得。其宗旨誠不外標榜名稱。表吾高尙之跡云耳。故

曰我中國自開闢以來無黨。

百年以來。有所謂白蓮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義和拳民等野蠻集會。出沒於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數之多。無慮數千百萬。其勢力雖充足。至於糜爛六百餘名城。若咸同洪楊之亂。尙不能組織一政府與地球各大國通玉帛往來。遑問今日以亡國之將敗軍之師。之乞食於敵人者乎。吾嘗縱觀其間。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將反清以復明也。噫嘻明之弊政。何可繆指與其復一獨裁君主之明。何如仍此獨裁君主之清。反無殺人流血之慘乎。且不止此也。其宗旨亦不過震震鑠鑠。慷慨談之。究之所謂反也復也。亦並不能踐。蓋欲借此名。以聚衆而遂其攻撫劫奪之私願而已。黨且不可。何況於政黨。

中國時士。視朝野之趨向。強分守舊維新等名目。既而於守舊維新之下。加一黨字之稱。吾不知守舊者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布結黨之儀式。維新者亦於何年何日。曾於何處。宣言結黨之宗旨。何竟如青天霹靂。平地風波。而中國忽一躍有兩黨之稱焉。但聞浮名未見實際。其爲守舊者自稱歟。維新者自稱歟。吾滋惑焉。然則所謂守舊者。亦不過幾許聾聧無知頑固昏謬之徒。死守幾經劫餘之祖宗成法。朝齷齪鄉。謂守舊者。亦不過幾許聾聧無知頑固昏謬之徒。死守幾經劫餘之祖宗成法。朝齷齪鄉。

里謾罵作蚊蚋之汙渠一閔而已非真有黨也所謂維新者亦不過幾許相傾相軋無能無爲之輩誤解自由平等之字義匿跡租界飄蓬海島作山海經之所謂山膏而已非真有黨也較哥老三合秘結密社之團結力等之此輩之中反不如彼之能恪遵其十條十款延其集合於數十百年以至今日而彼猶膠膠然稱之曰新黨曰舊黨不亦恬不知愧耶。

吾居東又習聞僑寓經商於南洋日本有所謂革命黨者有所謂保皇黨者蟻集蜂屯紛紛噴噴而性猶湍水宗旨無定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究之無教育無思想其慕功名者遂有非后胡戴之思其不足與功名之人往來者乃生鋒而走險之志非真能討論革命勤王之孰是孰非也且有不知革命勤王之爲何解者亦昧然從而叫囂不絕如醉如夢有若病狂天獨生此星羅碁布南洋群島之英領土與一字長蛇東海三島之日本國爲支那人談革命勤王之地昔波蘭求救英人之文引莫相馬堅拓之言曰吾甯以莫倫之島爲天下言獨立者之逋逃藪嗟我同胞試觀波蘭其果獨立否耶已固不振而望於人雖有萬島以爲支那人人跼天蹐地之場其何補哉其何補哉且若輩中之首領非真能如德儒李拔之所言也德儒李拔所著政黨首領論連其所謂君恩未報者亦既讀書萬卷儼然爲一代之經師而又深僕篇累牘閱者可檢閱之

鑒夫支那四萬之同胞之腦氣筋各具一事父事君家奴走奴之性質於是。以對病下藥之名醫自居而求便於我功名之想究之所行所爲不過書生之見如梁山泊所謂白衣秀士王倫而已迨至一經挫折遂至舉平日所視爲身心性命者一擲而不復顧曰君恩曰友仇豈恩仇之已報而責任之果盡耶何其前之勁而後之餒也天姬侍宴衆仙同日詠霓裳稚子候門同作天涯淪落客吾不知拿破崙流於幽爾巴海島時其境遇與彼若何嗚呼休已至若以顛覆政府自命者其宗旨非不正也非不美也而自吾觀之其人蓋老於世故者流逆知世界民權之動機或將航太平洋而達於支那大陸除非由各強國瓜分終古爲等於印度之奴隸萬無有以一人自民間而能爲昔日之所謂漢高祖明太祖者於是開創君主之念遂絕乃陽襲民權革命之名號以自便其私圖然吾何故而得其證據哉蓋見夫華盛頓倡美國之獨立不聞以一身而逃至他邦阿庚阿度與美國開兵端不聞以一身而匿跡異國彼豈不曰艱難風雨人嘗之而他日之萬古隆名吾將以一人當之乎此其心究與專制何異耶及吾細察若輩舉動亦並非有公理公義之不容已而爲國民奔走者其籠絡人才假仁假義口是心非則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天爲中國生黨人天並爲中國黨人生首

領其福我中國哉抑禍我中國哉吾不才不得而論斷之矣借曰政黨則如吾向之所述哥老三合等會誰非政黨

且夫世界文明之邦。其民之所以能革獨裁專制之亂政脫壓抑羈絆之巨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操代議監政之實權者。豈有他哉。是必先有豪傑之士。其威望及於一部之國民。率彼以化導一國之輿論。公議而日進於文明。以結成一公黨爲彼野蠻政府之勁敵。卒能組織內閣出入國會。以統轄一國之人民。而一國驟至昌盛。此一定不拔之原因也。惟自一千八百十五年。有維也納之會議。歐洲列國遂變當時之政策。而欲復十七紀之舊觀。推其意蓋欲改正法國革命猛烈之旨。以息人權自由之說。其政權仍歸於君主貴族之手。然卒不五十年。得令專制之政。掃地無餘。蓋因革命之旨。已播厥種於全歐人之腦質中。而其中之傑出者。乃得乘此時組合政黨。使維也納之議。終歸烏有。嗚呼。何其志之堅也。及反而觀之。於支那如吾向之所述。其無志者。則刲而已。乞而已。即稍有志者。其始旣爲功名而來。則非有萬死不顧之志。歲寒松柏之操。是不過數月。一時之成敗。繚繞於彼靈臺。以爲無端之喜。戚而欲遽望彼以爲國民造福。是何異羣貓以獵鼠。僅足飽貓之一腹已哉。嗚呼亡國之一。

大原因不誠在此不在彼耶。

綜而論之。支那人有四病焉。曰妬。曰專。曰詐。曰怯。自南宋時受互相傾軋之感冒至今不衰。故苟有兩團體。則圍牆之禍作。而禦侮之念銷。而其所爭者。以小利益成大寇讐。否則事非成於我手。必竭智以傾倒之。冤冤相報。無有甯已。此妬病也。以天下之大事。作一人之功名。若登泰山之巔。視行路人。皆成蠻蟻。舉可以指揮自如者。則衆叛親離矣。此專病也。以詐行誠。則合羣之道備焉。以誠行詐。則勝敵之術粹焉。而以待敵者處羣。是舉天下而皆爲我敵也。此詐病也。自有虛無黨而俄王食息之頃。若履春冰。覲國者乃許俄民之必興起也。支那人則逋客而已。此怯病也。自有四病。則黨不成。則雖海軍若英法。陸軍若俄德。而國亡。終無以拯。嗚呼。此吾所以長太息痛哭於支那之前途也。

支那滅亡論

吾聞夫一國之驟興必有無名之英雄出焉故雖以支那今日之情形亦未可先事而論斷安知異日東方之華拿其名字尙未貫注於亡人之耳今乃屑屑焉以魚餕肉敗之政府蜂屯蟻聚之黨人少見多怪刺刺不休腸一日而九廻何所見之不廣也然在閉關自守之初欲開闢一小天地則即此小天地中之教育似無不可以潤色鴻業以收濟濟人才之盛由是泗上亭長乃至貴不可言淮陰少年亦可登壇選將今試問二十世紀之中國爲何時乎美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與英人等法國未革命以前其政治之教育亦與歐洲各國等此興國者之往蹟而支那之所無也猶太印度無政治教育此亡國者之往蹟而支那人之所獨有惟間意大利之統一日耳曼之聯邦十三州之獨立以前各國之歷史當時所以鼓動一國國民獨立不懼之精神而倒母國廢君主殺貴族抗強鄰上至議院典型下至地方制度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創體國經野之業於時所謂人傑者其道德學問一切具如何景象嗚呼此卽所謂無名之英雄當時其名不彰而彪炳於今日之世界歷史者也若

今日之中國既合一國人之腦質融洩於詞章八股之中吾見恒有披地圖不知亞細亞爲何地覽歷史不知畢士馬克爲何人亦貿然侈談經世偉業者由是侈言民氣則曰殺人與談行軍則曰湘勇告以有各大國之承認然後可以獨立彼既不知承認爲何解即知之亦無不曰安得有是事乎但知十年以來未有以開教能逞其志者彼惟知開教之不可此即我中國無名之英雄近來之進步如是而欲遽責彼以經國之偉略甯不知支那今日尙是歐洲十四五世紀時之世界與今日歐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尙五六百載是必於支那未倡獨立以前先令地球各大國一改所有之國際法一一就於支那人腦質中所有之習慣或不至徒襲獨立之空名而抱杜蘭斯哇兒非律賓之餘痛然杜蘭斯哇兒非律賓其舉動尙無有一文明之敵非無英雄非戰之罪不過其國之地位遜於亞洲大陸而已若驅今日支那之英雄而上二十世紀之演劇臺上未有不以其英雄而亡其國者故以支那人對於支那無名之英雄其令人畏懼之迹未有不勝於英俄德法者也其亡其亡無可疑也

或者謂日本三十年以前之所以破除排外之思想而成維新之盛業者直以伊藤博文井

上馨之遊學爲之起點。故支那當以留學生爲一線之生機。而從不敢以此阿其所好也。夫以支那留學生之敢於今日專制政體之下而毅然談革命排滿洲者。決不得謂非昔日派英派美中錚錚之鐵而又絕不敢謂此卽他日國民中樞風沐雨以倒滿樹政者也。何則。伊藤井上之所以能立殊勳者。以迫於國之危急存亡。而後出既非出而後知其國之已瀕於危險。則與今日口頭革命以博通達之名。低首而求膏伙圖保舉者。其遊學之初心固自有差別。雖然吾豈爲是言以概今日之留學生哉。苟無留學生。則東方之病夫不必英法俄德之聯軍。吾亦將滅此而朝食。苟無留學生。則如今日腐敗之公使羅豐祿伍庭芳。其人者亦並不可得慰情聊勝無彼覘國者聞之或亦作此中萬有一人之想。由是觀之。則支那之政府與國民。旣於甲午以還爲外人所盡測而留學生之一部。尙爲世界上隱秘。不可窺之國。然則留學生苟自振拔。豈非吾輩所戶視而樽俎之者哉。蚩蚩愚民。旣非倣買辦西崽。不出國境。有之則今日數十百人之留學生。是也。合全國國民之膏血歲納數萬萬金。以養民賊。乃傾歸墟之水。僅得滴此一勺。餘潤以爲國家培植人才之用。是此數十百人不啻費國家數萬萬金。以爲求學之費。其責任固何如者。嗚呼往事已矣。前此英美之留學生所謂東流。

之水吾不復論。惟吾甚願其勿援成例，逮籍於泰西。前次派美學生中勿作教徒榮膺其博士者，近頃信教者亦復有之。美學生近渡當刮目以相待也。且夫留學中人才之盛，直以東京爲首屈一指。卽如倡民權而就戮於張之洞、余廉三之手者，亦以十餘人計不可謂不雄矣。雖然以俄羅斯近日之倡革命抗政府，戮力同心以求有濟者，視吾支那之學生爲何如乎？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革命之口頭禪，吾斷不肯頂禮膜拜。抑吾聞之以文明之形而下者，而濟野蠻其亡國之速率，不次於光與電諸君子。非學於法律行政、陸軍警察之學者哉？以之輔滿人，則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矣。其如我漢族之萬劫不復，何故以政府而亡？中國以列強而亡？中國以義和拳而亡？中國則中國將亡而不至於遽亡？以留學生而亡？中國則誠我之所不忍出諸口者也。嗚呼！羅豐祿、伍庭芳，偷源不絕於日美之留學生乎？則支那不亡又何待？倘今日日美之留學生，倘僅優於伍庭芳、羅豐祿乎？則四萬萬人終泯滅，禁於狗種猢猻專制政體之下，而支那不亡，又何待？而况有三年肄業不曾入一學校之門，而欲憑空以求一卒業之證書，歸以驕其妻妾者哉？語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使留學生而如死於湘鄂者也，吾誠悲之。使留學生而果以此名爲贅疣也，學云乎？

哉。文明之嚆矢乎。哉。革命之種子乎。哉。母亦爲伊藤井上等所竊笑乎。敢以春秋責備之義。附諸支那滅亡之篇。非謂支那亡於留學生之手也。蓋謂留學生有可以亡國之才是或一說。

嗚呼。天厭支那如此。其酷其政體之得失。固已連篇累牘。已爲婦孺所共知。而其所謂志士者。又復如嫫母無鹽之姬妾爲主人所唾棄。閉以幽室。不召幸者已隔歲年。而彼猶日施脂粉。冀復專幸於六宮。粉黛之中。乃攷厥由來。其主人蓋殺彼之生父母。行刲以得彼者也。波蘭之亡也。以死戰而亡之烈者也。非律賓杜蘭斯哇。兒之亡也。於欲獨立時而亡之傑者也。印度之亡也。亡於文明國之手。支那之亡也。以四千年神明之胄。亡於彼游牧水草之間。民既爲世界歷史中所僅見。而其最可駭者。亡之既已數百年。忽遇可脫羈絆之一日。復生一輩謬種志士。起而爲吾向者所謂嫫母無鹽之姬妾。此眞新發明之志士。所可傲地球萬國之所無者也。夫美之志士。脫母國而賴以不亡。法之志士。廢君主而賴以不亡。日本之志士。尊其同胞同種之王。而賴以不亡。此興國之成例也。惟支那之亡之奇。惟支那所生志士之奇。吾故曰。吾國之民。其心已死。其氣已絕。其無恥之態。爲印度猶太人之所不忍出聞。唐

宋元明清之君我國也則我爲唐宋元明清嫫母無鹽之姬妾聞英法德俄之君我國也則我爲英法德俄嫫母無鹽之姬妾此所以茫茫亞洲絕無男兒之性芸芸黃種無一獨立之民志士尙如此則志士之外吾何責哉吾何責哉

來文

正仇滿論

梁子既主立憲政體。又爲積弱溯源論。曰。眞有愛國心而具特識者。未有仇視滿人者也。嗚呼。梁子迫於忠愛之念。不及擇晉。而忘理勢之所趣。其說之偏宕也。亦甚矣。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屠創之慘。焚掠之酷。鉗束之工。聚斂之巧。往事已矣。其可以仇視者。亦姑一切置之。而就觀今日之滿人。則固制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訾窳。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今夫官吏之溺職者。則取而廢黜之。非有所仇視於官吏也。人民之殺人行劫者。則執而斷斬之。非有所仇於人民也。今滿人之閹茸者。進不知政。退不知農。商睢盱。榛狉狀。若鹿豕。惟賴宗祿甲米爲養。而一二桀黠者。則一切取吾漢人之善政。而顛倒更張之。一切取吾漢人之賢俊。而芟蕘鉏刈之。然則所謂溺職者。與所謂殺人行劫者。其今之滿人。非耶。雖無入關以來。屠創焚掠鉗束聚斂之事。而革命固不得不行。奈何徒以仇視之。見狹小漢人乎。觀梁子所論。以路易十四比乾隆。以擁護一姓私產而不爲國民全體。罪曾左諸公。其知滿洲全部之當去也。明矣。所極不忘者。獨聖明之主耳。夫其所謂聖。

明之主者果能定國是厚民生修內政禦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後長慮
郤顧坐席不煖者獨太后之廢置我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
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
書於盤盂勒於鍾鼎其迹則公而其心則祇以保吾權位也曩令制度未定太后天殂南面
聽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則所謂新政者亦任其遷延墮壞而已何也滿漢二族固莫能兩大
也今以滿洲五百萬人臨制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
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如奧之撫匈牙利土之馭東羅馬也人情誰
不愛其種類而懷其利祿夫所謂聖明之主者亦非遠於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黃屋而棄
捐所有以利吾漢人耶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猶不能行也何者
滿人雖頑頓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頓愈甚團體
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
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今夫建立一政
登用一人而肺腑曠近之地羣相譴嘵朋疑衆難雜沓而至自非雄桀獨斷如俄之大彼得

者固勿能勝是也。共驩四子於堯。皆葭莩姻姪也。靖言庸回而堯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謂聖明之主者。其聰明文思果有以愈於堯耶。其雄桀獨斷果有以儕於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爲私則不欲變法矣。彼其爲公則亦不能變法矣。進退無所處而猶隱愛於此一人何也。梁子又曰。今之民賊。其在漢人者。往往而有。非獨滿人然也。夫漢人之有民賊。固也。彼思今之漢人。判渙無羣人。自爲私獨甚於漢唐宋明之季者。誰致之而誰迫之耶。吾以爲今人雖不盡以逐滿爲職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訟言於疇人。然其輕視韃靼。以爲異種賤族者。此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陳名夏錢謙益輩。以北面降虜貴至閣部。而未嘗建白一言。有所補助。如魏徵之於太宗。范質之於宋祖者。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存聽之。其亡聽之。若曰爲之馳驅效用。而有所補助於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學諸儒。如熊賜。履魏象樞。陸隴其。朱軾輩。時有獻替而所因革。未有關於至計者。雖曾胡左李之所爲。亦曰建殊勛。博高爵耳。功成而後於其政治之盛衰。宗社之安危。未嘗有所籌畫焉。是并梁子所謂擁護一姓者。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入則彈劾。權貴出則搏擊。豪彊爲難能可貴矣。次即

束身自好。優游卒歲。以自處於朝隱而下之。貪墨無藝。怯懦忘恥者。所在皆是。三者雖殊科。要其大者。不知會計之盈絀。小者。不知斷獄之多寡。苟得稟祿。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術矣。無他。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固。二百年而不變也。明之末世。五遭革命。一命之士。文學之儒。無不建義旗以抗仇敵者。下至販夫乞子。兒童走卒。兀志不屈。而仰藥割刃。以死者不可勝條也。今者北京之破。民則願爲外國之順民。官則願爲外國之總辦。食其俸祿。資其保護。盡順天一城之中。無不牽羊把茅。甘爲貳臣者。若其不事異姓。躬自引決。縉紳之士。殆無一人焉。無他。亦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爲立於其朝者。特曰冠貂蟬。襲青紫而已。其爲滿洲之主。則聽之。其爲歐美之主。則聽之。本陳名夏。錢謙益之心。以爲心者。亦二百年而不變也。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慄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爲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非種不去。良種不滋。敗羣不除。善羣不殖。自非躬執大彗。以掃除其故家汙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豈可得乎。梁子又曰。歐洲列國。常有君統乏嗣。而迎立異國之公族。以爲君者。故知中國積弱之源。非必由於滿人之君天下也。夫歐洲各國。大抵出於日耳曼種。偷通賈而脫等。百種千名。所在殊。

狀而其文明程度大略相等。且其迎立新君往往出於婚媾之國是非滿漢之可與並論者也。乏嗣而迎立新君則其國家已定矣。若夫兩種雜居擴者處上束縛鉗制使其一種欲爲牛馬臧獲而不可得我欲以大度容人而如人之不以大度容我何則希臘意大利之自立有成事矣。梁子頌言歐洲迎君之美而諱稱希臘意大利自立之事豈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耶抑何其偏宕而遠於事情也。嗚呼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於革命而思以建立憲法易之者爲其聖明之主耳。夫所謂革命者固非溷淆清濁而一概誅夷之也。自渝關而外東三省者爲滿洲之分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爲漢人之分地。滿洲嘗盜吾漢土以爲已有而吾漢人於滿洲之土未嘗有所侵擾焉。今日逐滿亦猶田園居宅爲他人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碑以收復吾所故有而已而彼東三省者猶得爲滿洲自治之地故曰逐滿而不曰殲殺滿人。其地未割於俄羅斯歟。則彼猶得保其主權而將率醜類以爲蠻夷之大長尙不失其帝位也。其地果割於俄羅斯歟。東胡大地曠蕩鮮人水草猶多牧馬猶殖使夫五百萬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總總而居亦猶是滿洲之舊俗也。夫苟奮然切齒於前日屠創焚掠鉗束聚斂之怨則將犁其廷墮其闕鞭其墓瀆其宮積甞成阜蹀血爲渠如

去歲西人之仇殺義和團者比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尙爲末減而未有增也此則合於九世復仇之義夫誰得而非之今一切不計而徒曰逐滿而已宅爾宅畋爾田各營生計特不得以腥羶於吾漢土是其待之也亦可謂至公至仁矣其尙得曰仇視歟乃夫此一人者誠使不失其聖明而能與俄羅斯相安則奴兒哈赤之帝號固未替也若其漸染華風樂慕上國如匈奴賢王之歸化者則封以三恪處以大第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所以酬其百日變政之功者固自有道甯有斬以輕呂懸以大白者乎嗚呼爲說至此而革命與梁子所謂保皇會者抑可以無間矣昔之保國者曰保中國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廢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權位雖梁子躬自革命而於其忠愛之念猶若可以無憾夫何姍姍慈愛以悲痛於此乎若夫梁子所謂立憲者吾又不知其何以能立也凡一國專制之主而欲立之權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國會議院以遏其雷霆萬鈞之勢者也而是二者皆起於民權非一人之所能立方今霾暝屯否之世顧所謂民權者安在乎其必睿聖仁彊之丈人文能附衆武能卻敵者糾合志士大榦大搏以與凶頑爭命而後可以就事事之既就人心所歸必在英桀則此睿聖仁彊者雖欲不居帝位而抑無所遁苟曰使彼反其初服而惟以舊日假號之帝王爲

吾共主。是則選立共主之法。不於賢否。而惟於成俗沿襲之虛名也。今夫中國非可以日本爲比例者也。彼以二千五百年之舊主。神器相傳。無有移易。則臣民之於舊主。亦既有其感情。故維新之始。雖以志士號呼搏擊。得奠大功。而卒以尊王爲成績。是豈處置異種者所得援。以爲例者哉。必使民權既成。而猶立憲以保此一人之位。何異漢高破秦而使之尊事懷王。明祖滅元而使之擁戴林兒。微特於義無取。亦事之必不可得者也。吾故曰梁子迫於忠愛。而忘理勢之所趣也。

△案梁子又言日本異國。我猶以同種同文引而親之。何有於滿洲。夫自族民言之。則滿日皆爲黃種。而日爲同族。滿非同族。載在歷史。粲然可知。自國民言之。則日本隔海相對。自然一土。而滿洲之在雞林靺鞨。亦本不與支那共治。且其文字風俗之同異。則日本先有漢字。而後制作和文。今雖雜用漢字。猶居大半。至滿洲則自有清書。形體絕異。若夫氈裘。渾鈍之俗。與日本之葛布魚鹽。其去中國。孰遠孰近。然則日親滿疏斷可知矣。雖然。以獨立自主言。則雖以日本宰制吾土。而猶不欲降心相從。何有於滿洲耶。此義旣多知者。故今不辯。辯以理勢如此。

國民報 來文

六十八

右稿爲內地某君寄來先以駁斥一人之言與本報成例微有不合原擬不登繼觀撰者持論至公悉中於理且並非駁擊梁君一人所關亦極大矣急付梨棗以餉國民使大義曉然於天下還以質之梁君可也本社附誌

The Chinese
“No. 1., National.